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綺樓重夢
第二十二回 平海府大營甲第 凝香殿慎選賢媛

王夫人見找不著舜華，也有些著急。便叫快到池邊瞧瞧。別失腳掉下水去也未可知。只見一個老媽同了舜華進來，一路嚷道：「到處找遍，誰知在庵裡和明心師太講因果呢。」湘雲生氣道：「沒志氣的下流，不來和詩，反去講因果，明兒考試起來，就做篇因果論罷。」舜華冷冷的說：「奶奶到底要和什麼詩？」湘雲道：「你還在鼓裡睡嗎？」寶釵忙把原唱遞給他道：「和這個。」舜華接來一看，微笑道：「詩以神韻為上，氣體次之，謀篇琢句又次之，至於限體小巧，晉唐人從無此格。」

自宋元以降，才有此鉅釘家數，其實雕蟲篆刻有什麼難處？這樣的詩，立刻要做幾百首也很容易。」說罷，就在優曇書桌上坐下，見墨是磨得濃濃的，抽張箋紙一揮而就，已是兩首。就把筆擱下道：「夠了，再作一百首，也不過如此。」寶釵拿在手裡念道：

卜罷金錢出閣遲，紛紛紅白墮階時。
最輕蘇幕遮嬌額，極麗華鈿貼翠眉。
中酒正宜奇支繡枕，收香何待折瓊枝。
仙居自有桃花幄，肯把胡麻別向持。
莫將離緒怨春遲，記得蘭陵送別時。
宵剔銀燈斜擁髻，曉司花線暗低眉。
一封人寄榆關信，兩度秋攀鷲嶺枝。
況復連番聞喜訊，輕輕粉黛自矜持。

寶釵念完，解得詩意，十分歡喜。贊道：「不但藏字工巧，用意也比眾不同，可居第一。」李紈笑道：「這才切他自己的閨情呢。」湘雲氣得臉青，冷笑一聲，道：「好嗎！」那淡如最妒忌他的金玉姻緣，便刻薄他道：「快了，快了。劉郎回京就好送胡麻飯了。這一封榆關的信，時時惦記著，只是把官名卻忘記了。」岫煙道：「你少說些。這《周禮》忘了也罷，難道《論語》的儀封人也忘了嗎？」淡如又道：「酒正是套用曼殊的宮正，那兩個地名和那第二首的美人名，不知藏在那裡？」

優曇最敬的是舜華，便著惱道：「各人用《周禮》，怎麼算得套？『仙居』、『聞喜』都不算得縣名？『司花』女難道不是袁寶兒的別名？我勸你別瞎批評罷。」寶釵也不輸服，便道：

「比你的『悔誤佳期』覺道好些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詩的好歹，我卻不知道，我只愛他快得有趣。淡丫頭那裡跟得上？」淡如見幫他的人多，也就不開口了。

湘雲到晚間又反覆勸諭了一番。看他口裡雖則應承，總有些不情不願，恐防考又考不停當，賈家姻事又脫了，豈不兩失！

想要預先伏個應允聯姻的根子才好呢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來到上房，剛剛坐下，尚未開口。只見蘭哥進來叫聲「太太、奶奶，我今兒到新府去瞧了來了，真正如仙宮月殿一般。府門匾額金書『平海王府』，大殿書『承慶殿』三字，二殿是『酬庸錫羨』四字，三殿上『日馭扶輪』四字，俱是御筆親題，其餘宸章奎藻，實賞甚多。殿前的規模宏麗、後宮的曲折深邃不能言狀。那後花園更是窮工極巧，山光水色，儼如天成。內中異獸珍禽，奇花瑞木，都是眼中不曾見過的。」

兩旁公府也有御賜匾額，府後各有花園。比王園止有十中的兩三分，但比到大觀園卻還勝些。」王夫人說：「也虧他們趕得恁快！」蘭哥說：「各項匠人每日足有七八千名，無分晝夜，匆匆趕辦，自然快了。」講了一會，退出房去。

湘雲趁勢兒笑著說：「這樣好府第花園，帶挈我這窮親家母，時時好來遊玩遊玩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別太謙，你家東宮正妃的國太椒房懿戚，怕沒有賜第？還肯貴腳踏咱們的賤地？」

湘雲說：「寶姐姐你自來疼我的，為什麼今兒個說起這樣話來？」王夫人道：「這也是真話呢。」湘雲臉上下不來，連忙岔些閒話。坐一回退了出來，且不必細述。

且說優曇三姐妹惟有文鴛性情孤獨，不很親密，因此另房居住。優、曼二人卻是朝夕不離的。這日優曇說道：「考期近了，咱們不怕別人，單怕的是舜姑娘，如今瞧起來像是未必肯去應考的。」曼殊說：「我也瞧出來了。何不今兒去探探他的口氣？」兩人就一同來到舜華房裡，舜華一見便說：「二位來得恰好，我正差人去請你們呢。我有一張擬題單兒，將來十有五六是碰著的。你們拿去各做一篇，送來我好酌量改正。但擬的是時題，恐怕其中必有幾個想不到的冷題。故此，另開一紙書目，你們照單各去時時翻閱，用心牢記，臨場自有用處。」

說罷，便在妝奩內取出來交付二人。二人站起身道了謝，又問：

「這單兒各位姑娘們知道不知道的？」舜華道：「彤姐姐、妙妹、淑妹都已告知了。那文姑娘生性冷冷落落，告知他也無益；淡如自以為是，不犯著去向他說。瑞妹妹要跟著淡如的，不必告他，告他也不相信。況且這些人的根抵本薄，字法也未到家，十分中不過希冀一二，惟你二位我卻很屬望的，須要努力當心，至要至要。」二人聽了，心中感激，著實謝了一番。又問：

「姑娘，你自己怎樣？」舜華道：「不文致為考也無益。」優曇會意便道：「何不去應名兒，省得你家奶奶絮叨。」舜華搖搖頭道：「要考須要爭個第一，若考了不取，把一輩子的才名都撩了，斷斷使不得的。」二人點點頭，回到房中，照著擬題苦心構就，送去請他濃批密改。又照著那開的書目，日夜記誦，且不必說。

漸漸已是二十八日，舜華只叫頭疼肚痛，飯也不吃，頭也不梳，躺在炕上。寶釵時時過去看他，暗將大枝人參給他嚼來充饑。到了二十九日，湘雲疑心是假裝的，便發作道：「臉色好好的，有什麼病？不過騙我罷了。」寶釵道：「別的假得來，兩日米水不沾牙，難道無病的人，不會餓的？你別太冤枉他。」

湘雲只是不信，要請太醫來診脈。寶釵說：「王太醫往山西去了，不在家。倒有個新興時的朱太醫，脈理如神。待我著人去請他來診診瞧罷。」果然即刻著人去請了朱大夫來，先告知他頭肚疼痛，兩日不曾吃些茶飯的話。朱醫靜靜的診了一會，說道：「這是用功太過，心火上炎。若不早治，怕要變成心痛的病，還要防吐血。幸而遇著我，包管三四貼藥，就能止痛開胃。」

但要安息靜養，再用不得心了。」立開一方，起身去了，寶釵知道是個庸醫，假意的取了藥來，叫老媽、丫頭當心熬好，送進到房去。私下潑了，何曾吃下。

湘雲聽了醫生的話，半疑半信，實也沒法。到了三十那日，舜華在炕上只是哼哼唧唧的叫痛，自早至晚連茶也不喝一口。

王夫人和寶釵都替他愁煩，又抱怨湘雲不該逼得他氣苦添病。

等他靜靜養一夜，明早或者好些，仍叫他同著眾人去考也不為遲。湘雲道：「太太說的是。」便把一切考具都端整了，專專望他病體輕鬆，好去應試。這話暫且拋開。

且說蘭哥兒在衙門回來，走到上房告知太太、奶奶們道：

「應試才女昨兒截數共一百十八名，但此番考試認真得很，凝香殿上，正宮娘娘做監臨，東西兩宮娘娘在兩簷下收卷，長公主和三、六兩位皇姑查對座號，往來巡察。太子、次皇子在凝香宮門內巡察，不許閒雜人走近門口，以防門縫傳遞。那門外又派四親王和九親王把守巡察，真是水泄不通。每一名應考的人，派有兩名宮娥伺候，送茶送點心，以及旁邊空房小解，緊緊跟隨，寸步不離。恐怕餓了，陸續送點心十二道，直待交了卷，每人賜一桌飯，隨交隨吃，不須等齊。聞說飯菜點心豐盛不過，那點心中有一樣

拖面燕窩，用鵝油煎的，爽口香甜，皇后娘娘親自嘗過的。」李紉笑道：「明兒叫他們捎幾個回來，等咱們也嚐嚐天廚滋味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人家娶個媳婦，也要細細打聽，求個真才實貌，何況朝廷冊立東宮正妃？將來要母儀天下，自然該鄭重的。但不知咱們送考的人，許到那個地方？」蘭哥道：「東華、西華兩門，都排著布棚。到了棚邊，男人一概攔下，另有年老太監代著車夫，趕車到太極殿門口。一切送考的女眷，都不許進去，那應考的也分東西兩門，步行進門。東邊是十八老皇姑，西邊是二十四老皇姑，將卷面查對年貌，遂即彌封。散給各人領了卷，每人坐竹椅轎一乘，兩名小太監抬著，送至凝香宮門口下轎，就有那伺候的二名宮娥來攙扶進去了。所以連皇后也不知各人的姓名籍貫，真正毫無弊竇的。」李紉笑道：「我只替他們愁的是，日子長了，怕沒處小解，如今說來可不必愁了。」蘭哥道：「聞說還是八寶鑲嵌的描金桶呢。」寶釵也笑道：「可惜我不得進去，見見世面也好。」

李紉又問：「搜檢不搜檢？」蘭哥道：「閣部原議，本有搜檢一層。萬歲爺說：『女孩子家，翻衣褪帶很不雅相。況且多少的眼珠子瞧著，就有夾帶也拿不出來，何用搜檢呢？』」王夫人點頭道：「實在想得周到，不知將來閱卷是什麼人？」蘭哥道：「先是欽點了素有學問的內閣六部及翰林科道等官，共二十四員。在凝香殿外殿，逐細閱過，用白簽標記上次中下四等，送入內殿，又派太子、皇次子及八位皇庶子細加覆勘，或照舊或有更改，用藍簽標記。再送入內宮，分派有才學的妃嬪等二十四名，詳加覆勘，用紅簽標記，才送呈皇上、皇后睿覽，閱畢，又加黃簽批定，才照坐號謄寫草單發出。再行照單撥名引見，方在雍和宮前掛發蕊珠仙榜，算來比我們這些尋常狀元鼎甲繁難多著哩。」大家聽了一回，天色將晚，蘭哥退了出去。

李紉等各人去料理自己的女兒早早安歇，以便半夜裡就起來梳洗吃飯。獨有史湘雲趕進跑出，喊罵一回，勸諭一回，就像瘋魔的模樣。無奈舜華只是呼疼叫痛。這一夜除了應試的人略略睡了一會，其餘自王夫人以下，都是衣不解帶。其男女僕婦並丫頭人等，更不必說。三更以後，王夫人坐了小轎，餘人都上了車，只留寶釵看家。

湘雲氣得發昏，跑到舜華炕邊罵道：「不向上的下流逆畜，諒你沒有這福，我也沒有這福。眼睜睜瞧著人家去飛黃騰達，我以後再管你的事，便是混賬東西。」喊了一回，舜華只躺著哼哼，並不開口。寶釵再三的解勸。湘雲使氣，連夜套上車回家去了。寶釵即刻叫內廚房安排了上好的葷菜，並同酒飯點心，差個貼身丫頭送到舜華房裡。舜華實也餓得難受了，便儘量吃了一頓，洗個臉。只見寶釵進來替他梳了頭，安慰一番，又問道：「姑娘你瞧這群應考的那個有些想頭？」舜華道：「依我料來，優殊三人，十得八九；彤、妙、淑三人就拿不穩，不過二三分希冀；餘外是陪著趕熱鬧的罷了。」慢說家裡閒論的話，且說王夫人等送女孩子們進去，回到府中，天已黎明。各人吃些酒飯，都去睡覺去了。待到午後起來，又各用過酒飯就往太極殿門外接考。王夫人坐在轎裡——有個年老宮娥因王夫人到賈妃宮裡幾次，是認得的，便去回了二位老皇姑。皇姑聽是賈家老太妃，連忙親自帶了些婆子、丫頭到轎前，請他進去裡面坐。王夫人慌忙出轎，這兩位老皇姑向老太妃打足全請安，十分恭敬。王夫人也慇懃回禮，皇姑道：「今兒內庭各處，一切值宿官員並執事人役，攆個罄盡，盡好裡面坐坐。現在凝香門關得緊緊，雞犬不通，大約還得一個時辰才放牌呢。」王夫人就邀了眾人，同著二位老皇姑到文華殿並武英殿閒逛了一番，就在洛德堂擾了二位皇姑的酒果點心。天色將晚，裡面一群竹椅轎聯肩的出來了。王夫人便辭謝了二位老皇姑，同眾人先到門外等待齊集，才回府來。